

# “困在胡同里的人”

后小井胡同往里走，有个看着六十多岁的大爷每天坐在院门口，他的身旁还卧着一只小狗。大爷姓黄，是后小井胡同的原住民。身旁的是几年前捡到的流浪狗，名为小黑子。黄大爷告诉我们，他们是“一家三口人蜗居于此”。

[老人与狗.mp4]

“十平米，三口人”，这是无数老北京胡同原住民的生活缩影。黄大爷的儿子为了结婚，已经搬离了这条狭窄的胡同。但是面对这样的环境，许多老一代原住民依然生活于此。他们热情、健谈，现实生活下的却也满是愁容。



## “没办法的窘境”

“买房将来是趋势，现在老城里的人都得走出去，到五环、六环去。五环之内只能把孩子拉扯大，达不到结婚生子的目的……我儿子是研究生自己有出息，靠自己能力能付首付、还房贷。”提起儿子，大爷的脸上流露出自豪欣慰的笑容。笑容之下又难掩胡同老居民的困境——离不开的蜗居生活，走不出的胡同巷道。

黄大爷家庭经济条件一般，再加上因病早退工资不高，儿子买房后家庭也难以承担另居所负担。在大爷心里，一般的外环房子也比不上自己二环内的小平房，但环境、条件更好的居所，价格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。

家住南官房胡同的刘先生对此也深有体会：“实话说，（老居民）但凡能搬走的都不在这住了，你们也看到了平房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差的。”同时胡同所在的西城区，对落户有很严格的限制，区内每年新生入学的名额也仅有几百个，不少原住民是为了后代的教育选择继续深居在这里。



“其实我一个月前刚出院。”黄大爷总是在午后坐在家门外，如果没有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，很难发现他其实做过截肢手术。

黄大爷有二十多年的糖尿病病史，近几年做过手术身体条件更差了，腿脚不便深居简出。第二次来采访时，我们并没有立刻找到大爷，过了良久才看见他带着小狗黑子从胡同另一端回来，乐呵道：“刚才你大妈在屋里数落我，我出门自我调节去了。”院门外停放着一辆三轮车，是大爷出门的代步工具，也摇摇晃晃地载着大爷与这条朝夕相处的胡同短暂辞别。



当我们谈及楼房，大爷对此颇有怨言，用手比划着上下楼有多麻烦。我们注意到，院门口水泥的坡道、明黄的扶手在古朴的院落前有些显眼，听大妈介绍说这是街道几年前统一配设的，便利居民进出。

从后海一路走来，胡同愈深愈静。相比起什刹海景区边的其他大热胡同，这里开发少，很少有游客打扰，来来往往的多是熟识的邻居。过去不分白天黑夜造成音量侵扰的酒吧，也在政府统一整治后把恬静还给了这片古老的胡同。在这里，从容和静谧滋养着这些老居民们的身心。

#### [对比.mp4]

胡同里各家各户情况不同，南官房的刘先生用一句话概括：“所以留在这边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没办法。”这些老居民也被一句“没办法”“困”在了胡同里，“困”在了四四方方的天空下。

#### “说不清的情感”

“你要让我到五环六环外住，就算给我 100 平米的房子，我也不去”。近年来，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，胡同腾退的工程持续进行，很多人都离开了。胡同里的人来来往往，但是大爷一家从未打算离开。

政府不断推进胡同绿化工程，退休后的黄大爷也在社区安排下，负责起家门口的花坛种植，“你看那个月季花现在都快开了，去年胡同里的月季花开的可大了，特好看”。

对于像黄大爷这样的退休人员来说，胡同里的绿化不仅是增添了景观，也让他们的退休生活更为丰富。除此之外，为了创建文明城区，黄大爷每天还要清扫好家门口的一

片区域。“你看这两年蓝天也多了。要是让我上五环外，那儿还有汽车尾气、大烟囱排放的污染物。”在刚刚出院的黄大爷眼里，胡同家门口的美景与独属于胡同的静谧，就是最好的“养病场所”。



“我活了六十多年，才知道咱这西城身份多自豪。”在几周前黄大爷住院时，有位石景山的病友。当大爷提及自己是西城人时，石景山的病友充满了敬意，“那会儿我还有点感动”。事实上，后小井胡同一直为黄大爷一家人带来无尽的自豪与眷恋。黄大爷的老伴儿是从丰台嫁到西城，他们在这居住了几十年了，“她也不愿意走，这儿守着中轴线多好啊”。胡同里的原住民从小耳濡目染着这片区域的文化，而这种文化也吸引着他们，影响着他们。

大爷二十多岁就在后小井胡同生活了，周围的也都是老街坊了。大妈一边儿晾衣服，一边儿和隔壁院儿的邻居聊着天儿。“她愿意聊。都是老街坊了，那个人都当姥姥了，他们一家还住这儿。”





就像很多天天在胡同里被游客叨扰的人一样，大爷最初遇到我们的时候也带有一丝不屑——“瞎，说了你也不知道”。出于对摄像机和三脚架的抵触，大妈最初也不同意大爷参加采访。当得知我住在附近时，大爷不仅愿意聊天，还主动帮我们向大妈解释“这都是街坊，她就住毡子胡同。”

对于大多数胡同居民来说，邻居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，况且在大杂院里谁家有个鸡毛蒜皮儿的事，隔壁都能听间。街里街坊的，平时搭把手都是日常的点点滴滴，这也正是应了“远亲不如近邻”这句老话。尤其是像黄大爷这样打小生活在这的人，更是看重这一份来之不易的邻里关系。

像大爷一样不想走的人还有很多，“我对这儿就是有种感情，你要说是是什么感情，咱也说不清。”

### “困与选择”

“胡同里的房屋面积小、采光不好、只有公厕。”刘先生向我们介绍到，“要是还没搬走也就是经济原因了”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胡同的传统生活早已与现代都市“脱轨”，不搬走就是不能走——大爷这样的原住民一辈子是被束缚在了胡同里。但大爷却一口否认，“胡同生活没有什么不方便的，就是不想走。”



正如刘鹏先生一样，他每天下午没事就还是会回到南官房胡同。谈及原因，他说“打小在这儿长大，就是情怀吧。”这方寸之间的土地温馨、怡然自得，是存于像他们一样的北京人心中无可替代的“财富”。客观带来的不便就算再多，也都可以被这份对胡同的热爱所抹去，这就是老北京人对胡同“说不出的情感”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分房，让大爷扎根于此，是时代的安排；二十一世纪依然居住于此，不是被困，而是大爷的选择。和无数个不离开家庭一样，在闹中取静、在难中寻易、在繁中归简。他们居住于此，感受胡同带来的一切；他们生活于此，融为胡同文化的一部分。正是这些独特的烟火气，形成了北京胡同独有的文化和风景。

